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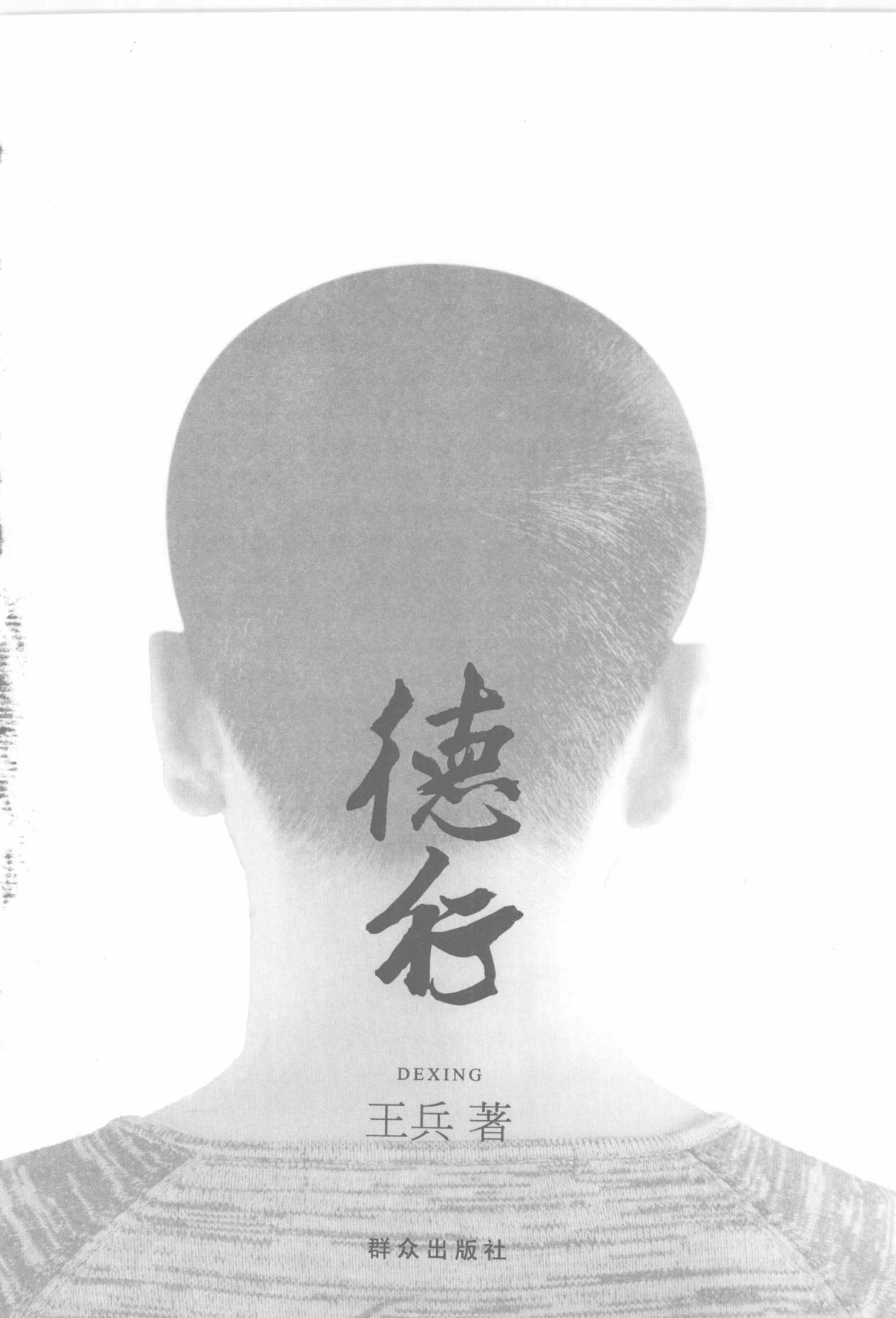
德行

DEXING

80后年轻人的奋斗与迷惘

王兵 著

群众出版社



德行

DEXING

王兵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行 / 王兵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14-4382-6

I. 德…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227 号

德 行

著 者: 王 兵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子建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 16 开本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82-6 / I · 180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纯粹的人和纯粹的生活

徐济成

在我众多媒体和体育圈朋友中，王兵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由各种反差构成的男人，像大漠中的一棵柳树或者沧海中的一艘画舫。

把王兵放在普通人中，他是一个大个子；把王兵放在篮球场上，他就是一个小个子。他本应该是像纳什一样去打后卫，但是他更喜欢像奥尼尔或者霍华德一样，到巨人如林的篮下去腾挪扑杀。在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对手中间，王兵像是翻山越海不知疲倦的夸父，时隐时现，一往直前。

我和王兵是在首都记者教练篮球队中认识的。这支有24年“光荣历史”的篮球队是由首都的篮球记者和体校、北京队、八一队的教练共同组成的。在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这支特殊球队中，王兵要算第四代球员，一个新兵和小字辈，他是这支球队激情与活力的象征！每次我们球队抢到篮板球，王兵总是第一个冲到对方篮下的那个人，他的速度之快，往往让十五六岁的首钢少年队小伙子们望尘莫及。在我认识他的这七八年中，他的速度好像从来没有降低过，上周和首钢少年队打完比赛，他竟然向我们展示了一肚子错落有致的腹肌块儿。在我们这支以中老年人为主组成的篮球队中，腹肌绝对是极为罕见的奢侈品。

在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固定在篮球场之前，王兵是专业赛艇队队员，他不但有傲人的腹肌，还有宽阔的背肌。但是在被八一赛艇队选中之前，他是青岛一所业余体校篮球队的前锋，如今打篮球算是他回归本行。生活中的王兵基本如他在球场上的作风，是一个雷厉风行，勇往直前的人。但是浓眉大眼的王兵绝对不是一个五大三粗、四肢发达的粗人，实际上，第一次见到王兵的人，都不会把他和运动员联系在一起。如果回到唐宋时代，他绝对是秦琼或者林冲那一类儒雅内敛的武林高手。比如在比赛中每次快攻上篮得分，或者在篮下用“梅花步”把对手晃晕之后，王兵常常会摇头低眉一笑，好像是对人家做了件不好意思的事情又不便直接道歉。

去年王兵就告诉我，他有一部小说要脱稿，我就一直像盼着自己侄子出生一样等着这部小说的问世，终于我在奥运会之后看到了小说的全部。这是

一部极为别致的作品，小我近十岁的王兵，是新一代媒体人中的佼佼者，从报纸到杂志，从电视到网络，从篮球到高尔夫，都是他发动快攻或者腾挪扑杀的球场，对于社会的剖析和对于人的了解，王兵这一代“多媒体人”要远远深刻于我们这一代在一个单位老死终生的“单媒体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王兵都有自己的朋友。记得三年前我们记者教练联队去河南打比赛，在熙熙攘攘的郑州火车站，王兵对我说，中国的火车站绝对是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奇人怪事。那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王兵真的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因此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

《德行》里面的人和事儿都是王兵熟悉的，所以他在《德行》中嬉笑怒骂、冷嘲热捧，都能信手拈来。十多年的传媒从业经历，使他能够全方位来审视这个群体。有些人因为熟知而麻木，可王兵却在熟知之后进行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王兵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德行》里向读者展现了他所钟爱的攀岩运动，我虽然从未尝试过这项男人的运动，但在读完《德行》之后也忍不住“聊发少年狂”。

诗有二十四品，男人也有二十四品。王兵是一个身兼数品的男人：虽不豪放，但不失雄浑，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虽不舍蓄，但处处自然，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王兵经历了这个大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百味，但依然清奇、洗练，落落欲往，矫矫不群；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对朋友和生活拥有不变的浪漫和率直。去年他一度到山东青岛发展，但是割舍不下我们的篮球队和这一群相识多年的朋友，于是常常一人打“动车组”回北京，就为周五下午那一场十年不变的比赛。

认识王兵就像认识生活一样，在种种看似矛盾和反差的表象之后，你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男人和纯粹的朋友。

草于2008年岁末



朱威怀揣着他的外交家梦想，蜷缩在一条看不出本色儿的破烂毛毯下面昏睡着。伴随着叮叮当当摔砸东西的声音，隔壁夫妻对骂声越来越清晰，朱威闭着眼睛在窄小的单人床上翻了一个身，脸上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刚刚立春的北京已是艳阳高照，地下室里却依然凉气侵入。

地下室的房间都是用胶合板隔开的，隔音效果极差，隔壁莫伯柳夫妻每天早晨准时吵架或者做爱，生物钟进化得极其准确。朱威闭着眼睛拉起满是汗酸味的破毛毯罩住了脑袋，但还是挡不住莫伯柳妻子小米京味十足的女高音：“瞧你那凤样，长得倒像个笔记本，自打跟你结婚以来，你所有稿费加起来够买个笔记本吗？”

“说话要实事求是，”莫伯柳的陕北鼻音很重，“上个月收到一笔稿费就是五百四十三元……”

“瞧你那点出息，难为你还能把零头都记住了，你个立志要写出惊世巨作的大作家收到最多的一笔稿费竟然是服用春药的体会。”

“那……那也是需要灵感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

小米讥笑道：“那点儿事儿你也就剩下想象的力气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便传来一阵沉闷的撕扯声，莫伯柳的陕北鼻音也加重了：“日！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想象力！”

于是，隔壁的叫骂声变成了京味十足的叫床声。朱威撩开破毛毯，睁开眼睛一声长叹。两年多来，朱威的每一天都是从莫氏夫妻制造出的噪音中开始的，两个冤家每天早晨不是吵骂打架便是疯狂做爱，吵架与做爱的比例大概是七比三。

朱威上午准备去一个招聘会碰碰运气，现在起床时间尚早，于是他再次用脱了封边的破毛毯罩住脑袋，和着小米夸张的叫床声开始了自慰。

当朱威端着脸盆走进了地下室的公共洗漱间时，莫伯柳已经立在水龙头前认真地搓洗他那双枯白的手了。心底的一丝负罪感使得朱威略显不安，感觉像是早晨喝粥时偷吃了邻居家的咸菜。他在心里宽慰着自己：我可没有主动“偷吃”，是你们硬把“咸菜”送上门的。

“莫大作家早！”朱威深呼吸，恢复了常态。

“外交官早！”莫伯柳笑呵呵地抬起头，伸出右手的中指优雅地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大作家又准备净手焚香搞创作了？”

莫伯柳有些不好意思：“习惯而已，习惯而已。”

两个人正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小米穿着大黑圆点图案的劣质睡衣像一个七星瓢虫一样扭了进来，她把脸盆往台子上使劲一蹬便接过了话茬：“现在洗手烧香已经找不到灵感了，必须要用笔记本电脑才能写出东西来。”

“一台笔记本就能成就一位大作家，这买卖划算啊。”朱威心不在焉地劝着。

小米斜睨着还在洗手的莫伯柳说：“快四十岁的人，一个像样的东西没弄出来，写东西时的毛病倒是花样翻新，木头椅子换成转椅，绿茶换成咖啡，现在台式电脑又要换成笔记本，还要躺床上写……”

朱威擦干了嘴角的牙膏沫子：“看看！当个作家容易吗？得把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的。”

莫伯柳拍了拍朱威的肩膀，摇了摇头：“沟通决定成败啊！”

朱威是陕西人，祖祖辈辈住在黄天厚土的窑洞里。爷爷曾在伪满时期做过村里的保长，经常敲着一面破铜锣一脸得意地满村里催税讨租，过了几年能够勉强填饱全家肚子的日子。那也是他们朱家历史上唯一可以光宗耀祖的鼎盛期。后来，当爷爷听说伪满政府的后台是日本鬼子的时候，还是决绝地把那面象征权力的破铜锣扔在乡公所的门口，辞去了保长职务，其势不亚于海瑞罢官。

可能是那几年能够填饱肚子的日子滋润的，朱威的爷爷与奶奶齐心协力地一气生了四个男娃仨女娃。农村的娃儿命贱，最终哪一个能长大成人全靠个人造化。每天晚上，父母扒拉着炕头上的小脑袋数一数娃儿齐了就算尽职了。在这种粗犷式的放养中，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朱威的父亲和四叔。爷爷满指望四个男娃子中能出一个保长之类有出息的，可朱威的父亲比他老子还老实，一把子力气只知道往庄稼地和女人身上使。四叔倒是个脑子活泛的人，

可惜是个瘸子，最终连个媳妇都没能娶上。

朱威十九岁那年考入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那是一所专门培养外事人才的高等学府。朱威挺拔的身材和方方正正的国字脸，在经过了四年大学和大都市生活的熏陶之后，愈发显得饱满、精神。如果不是他自己说出来，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帅小伙子在暑假的时候还要帮父亲往坡塬上挑猪粪。朱威与父亲沉默寡言的性格恰恰相反，有点像他那个会养猪、爱讲笑话、喜欢唱信天游的光棍四叔。小时候他帮四叔铡完猪饲料后，四叔就会给他号上一段自编的信天游。光棍四叔经常对他念叨：“人活着就得自己找乐，好心情才能干大事情！”后来，足球洋教练米卢忽悠中国人“态度决定一切”的时候，朱威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一惊一乍地对同学们说：“我四叔十年前就在猪圈里跟我说过这话。”

同学们起哄：“那还养什么猪啊，赶紧让中国足协把你四叔请来当中国足球队的教练呀！”

朱威不屑地说：“他可能不会来，我四叔觉得什么都不如猪重要，踢球的人肯定也不如吃了就睡的猪好管理。”

同学们便哄堂大笑。

朱威非常自恋，在看电视新闻节目时，他经常斜睨着那些满世界飞的外交部官员们，觉得没有一位在形象上能够与自己相比。朱威闲着没事的时候，爱用指甲在自己下巴颏上一道一道地划着，觉得自己下巴颏上若能多一道欧美人的豁口，肯定会比白宫的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还吸引异性的目光。他有时候还会对着镜子抽疯似的忽而严肃忽而微笑，斟酌着成为外交官后，露出四颗牙的微笑有魅力还是露出一排大白牙的微笑更吸引人。

做一名外交官是朱威大学四年的梦想。然而，天不遂人愿，毕业时，他被分配回原籍的市国家安全局做公务员，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外交官梦想彻底破灭了。

可是朱威不想回陕西，他觉得留在北京才是施展自己才能的最佳选择。于是，他拎起已经睡了四年的破烂被褥搬出了学校，住进了袁老板三百块钱一个月的地下室。他开始四处找工作，参加各类人才招聘会。当那些能看上眼的国际大公司接二连三地以没有工作经验为由婉拒了他之后，朱威失望之余只好把自己的期望值一降再降，他开始把目标瞄向国内的公司。他省吃俭用，每天买回来十几份报纸，在那些小豆腐块似的招聘栏里仔细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机会。没有工作经验似乎成了朱威找工作的门槛，他心里暗暗骂道：龟孙子们都是在娘胎里就有了工作经验不成！

口袋里的零票越来越少了，朱威已经不能再去超市买方便面了，而是经常去菜市场旁边的一个早市上，买上几袋没有厂家地址的劣质方便面。这种方便面放在热水里一泡就散，闻起来有一股隐约的霉味，吃起来就像是喝流食，稀里呼噜灌进肚子不到一个钟头就又饿了。即便是这样的方便面也不能每顿都吃，起先是把早餐那包方便面省掉了，再后来又把一包方便面掰成两半，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这样的饭食对于一个大小伙子来说是致命的，失业的日子里躺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世界变得一片阴暗，除了胃腔里面发出的咕噜声，还有就是隔壁小米夸张的呻吟。

蔬菜对朱威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大概一周前吃过一根蔫黄瓜是他对蔬菜的最后记忆。也许是劣质方便面使用了过多的添加剂，此刻喉咙涌上来的酸水，竟然有一股令他感到恶心的酸腐味。他吐出一口酸水之后，身子虚虚软软的，心中忽然涌起一种恐惧感来，他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会被活活饿死在这间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

在痛定思痛之后，朱威决定暂时放弃理想，先解决生存问题。他去了一家招聘门槛相对较低的医药公司做了销售代表。在那些日子里，他整天夹着个装满药厂说明书和价目表的公文包，满北京城里找医院。朱威来自外地，在北京没有熟人，要想疏通一家医院上上下下的关系，难度可想而知。朱威经常从医院看大门的大爷开始做工作、套近乎，买一包差不多的香烟守在“他大爷”身边待上一天，哪位是药房的负责人，哪位是分管药房的副院长，他便摸得一清二楚了。摸清人头后，他再一层一层“硬磕”，先是请人吃饭、喝茶，然后洗桑拿泡小姐，吃好喝好玩好后，才进入实质阶段，把出厂价很低的药品高价卖给医院，当然那位主管药品采购的医院负责人的高额回扣是交易成功的关键。

分管药房的副院长在朱威陪着洗澡都快洗秃噜皮之后，才同意要他的药，副院长还语重心长地对朱威说：“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来洗澡，这样太浪费了，你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我真是看不惯。”

“您老可算救了我了！咱们以后改去歌厅唱歌吧！”朱威陪着笑脸说，“您不知道，我有一个坏习惯，只要进热水池子里泡一会儿就想撒尿，等我去了洗手间的时候又尿不出来，可刚回到池子里就又想尿了，反复几次后我就懒得折腾了，所以我把尿都尿到热水池子里了。”

“你这个坏小子！”副院长听了哈哈大笑，“你这个毛病肯定是性生活太频繁造成的。我告诉你，那个玩意儿，这辈子能用多少回都是定量的，早用完了早拉倒，等你上了年纪就知道了。”

朱威瞪大了眼睛，故作天真地问道：“那我现在如果老不用的话，到老了我还去哪儿用？哪个老太太受得了？”

签第一单进药合同的时候，朱威握笔的手都有点颤抖，好不容易才回忆起自己的名字怎么写。副院长大笔一挥，签了一个谁也看不懂的名字，把合同往他跟前一推说：“今晚你可别跟我说去洗澡啊！我现在一进浴室就觉得有一股尿臊味，都是你小子给害的。”

朱威问：“真的不去洗澡了？我可刚在热水池子里尿上瘾。”

“再也不去泡澡了，没劲！”

“那我给您找点有劲的，鼓楼那边刚开了一家歌厅，里面的小姐一个赛一个水灵。你进去一问年龄，没有超过十八的，问学历，最低都是大专毕业。”

副院长笑呵呵地说：“还是你们年轻人玩的花样多啊！不过我可告诉你，咱们只能找小姐陪着唱歌，别的事情你可不要胡来啊！”

“原来您老还想胡来啊？”

副院长笑骂了一句“臭小子”后，从抽屉里掏出一盒“金嗓子”喉宝便跟朱威下楼了。

医药销售行业的中间利润很高，而且都是背后的灰色交易，在没有熟人牵线搭桥的情况下，朱威只能多让出自己的利益来提高给医生的提成。采取高提成办法后，虽然拿下了两家中医院的部分用药，但最终落到自己腰包里的任务销售提成也就所剩无几了。两年多的医药销售代表干下来，算了算账，除了几套装点脸面的西装外，也仅够自己的生活费和房租。

朱威每次看到那些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底层百姓们，紧攥着包在手绢里的血汗钱去药房换回那些比出厂价翻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药品时，他都会在精神上受到一次撞击。平时请医院那些受提成鼓励、拼命开高价药的医生们去吃饭、喝茶、蒸桑拿、泡小姐的费用，最终都摊到了这些无辜百姓头上。尤其是那些在医院划完价后，支付不起药费的凄惶眼神经常会在深夜失眠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干这一行无异于造孽。”朱威时常这么想，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应该在更高的起点、更有发展前景的舞台上施展。于是，他辞去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朱威躺在地下室的硬板床上重新规划着自己的前景，房间的木门被“咣当”一脚踹开了，承包整个楼座地下室的大舌头袁老板走了进来：“睡觉也不关好门，进来贼偷了东西赖谁去！”

朱威有气无力地说：“袁老板，如果你是贼的话，你会偷我吗？”

“哼哼！你这个懒虫自找的！为啥子非要去那些大公司，去那些大公司的目的就是偷奸耍滑不想干体力活儿嘛。拎着个密码箱子人模狗样地整天开会，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中国人能听懂一半，耳根子好使的老外能听懂几个单词。”袁老板探出他的大舌头来迅速地卷走了两个嘴角的白沫子继续揶揄，“北京地面上到处是钱，就看你肯不肯弯腰去捡。看你小子模样还算周正，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体面的活儿？”他斜睨了躺在硬板床上半死不活的朱威一眼。“我的一个湖北老乡在望京开了一个高档会所，里面清一色的帅小伙子，说白了就是‘鸭子’，你懂吗？现如今，北京城里的有钱女人和二奶比嫖客还多，嘿嘿！你小子只要上了道儿，一个月挣三万还是十万那就看你的悟性了……”

“袁老板，我的房租还有半个月到期吧？”朱威从黢黑的枕头上支起乱蓬蓬的脑袋。

“嘿嘿！失业了还这么嘴硬，等你小子饿肚子时看看。”袁大舌头出门时顺手把一份新的招聘信息用力地拍在门口的破桌子上，一个没有厂址的方便面袋子被他的手劲震了起来，飘落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

朱威选择了一家广告公司作为第二份职业，与以前相同，还是夹着个公文包满北京城里疯跑，不同的是卖药变成了拉广告。三个月之后，朱威付出了比卖药还多的辛苦也只卖出了十块公交站牌的广告。而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十块站牌广告款还未全部收回来，投放广告的那个厂家因涉嫌造假被工商部门查封了。

两份工作都没有改变朱威的窘境，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挫败感让他觉得地下室像一座地狱，正在一步步吞噬自己的心气。当初要在北京城搏一份前程的雄心被一次次失败蹂躏得有气无力，他觉得只凭自己苦干，出人头地的概率太低了。

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二手电视里正在播放“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公益广告”，像一针“强心剂”，朱威被一种莫名的东西刺激着，他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于是，他辞掉了北京的第二份工作。

与袁老板和莫伯柳下了半个月象棋之后，朱威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家叫做博阳的公关公司招聘文案策划，他便前去应聘了。

博阳公关公司在东城区一座非常气派的写字楼里办公，楼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衣冠楚楚的男女。因常年晒不到太阳，衣冠楚楚的男女们脸上大都呈现一副蜡白色，这恐怕就是白领堆里流行的亚健康肤色。就连洗手间里的保洁

员阿姨都没有一个显黑的，加上各种消毒剂的浸泡滋润，个个皮肤都是白皙细腻。这样的办公场所正是朱威所向往的。一想到自己今后就要混迹于白领扎堆的气派写字楼里，他那被蹂躏过的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无论如何，都要争取留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他再也不想陪着副院长那帮道貌岸然的家伙们去洗澡唱歌了，再也不想看着人家的脸色去推销公交广告站牌了。

面试过关斩将，一路顺利。最后面试朱威的是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姑娘，看起来像是个说了算的，长相平平却言语刻薄，让谦卑已成习惯的朱威感觉很不自在。不过，为了拥有一张蜡白色的白领脸，朱威觉得还是应该忍受她。

“你以为拉过几天广告就能做公关公司了？”年轻姑娘开始居高临下地发问，“你既然没有做过公关公司的经验，怎么想起要应聘这份工作？”

朱威先报以姑娘一个训练有素的大白牙憨笑，然后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道：“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就永远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经验可以积累，能力却是与生俱来的。”

姑娘耸了耸很洋派的瘦肩膀，冷笑了一声：“本公司不适合自负的人。”

朱威说：“是自信！不是自负。”

虽然面试的姑娘话语难听，但敏感的朱威还是从她的眼神里觉察到：她可能并不讨厌自己。

面试结束，朱威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在电梯里，他对着镜子回味了一下自己颇具创意的大白牙憨笑，会错意的电梯女工羞涩地低下了头。

一周之后，博阳公司的人事部门通知朱威上班。朱威当天晚上就从袁大舌头的半地下室里搬到了十一楼的一套两居室。房子是他三天前就看好的，基本家电齐备、四白落地、简单装修，他这几天枯坐在破烂被褥里就等博阳公司的通知了。他把从二手市场上淘来的旧彩电和破烂被褥一起留给了袁老板。

袁老板不解地望着朱威：“真把自己当白领了？你小子买彩票中大奖了还是傍上富婆了？去住那么贵的房子？弄俩糟钱没处花了，也不留着弄个婆娘过日子。”

朱威头也不抬地整理着床头上的书：“我屈居地下三年也算是咱们的缘分，有朝一日我声名显赫的时候，你袁老板不是也有了吹牛的资本了，你可以在外面竖一招牌，上面写着：朱威当年居住过的地下室。我呢，念在你有恩于我的份儿上，也就不追究你名誉侵权了。”

“呸！等我招牌刚竖起来，你小子没准就因为招摇撞骗进大狱了。”

朱威抱着一摞书正要出门，莫伯柳端着一只颇为精致的咖啡杯与小米前

后走了进来。莫伯柳伸出右手的中指优雅地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恭喜我们的外交官搬离贫民窟啊！”

小米在一旁跟着打趣：“做了三年邻居了，不打个招呼就要走人？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心没肺。”

“莫大作家、莫大嫂子，三年来我容易嘛！每天早晨忍受你俩呼天号地的折磨，我从来就没用过闹钟。”朱威改用陕北口音调侃道，“我的天哪！用毛毯蒙住脑袋都听得我心旌摇荡。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外交家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啊！所以，能早离开一天是一天。”

袁老板和朱威哈哈大笑着，小米一时间满脸绯红，尴尬地不知是走是留。莫伯柳却是一脸得意之色地小口啜着咖啡：“整天让你大饱耳福，只怕你这一搬走，晚上就失眠了，呵呵！”

小米好像为了赶走自己的难堪似的，虽然还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像个老大姐似的：“我说小朱，你以后混好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共患难的邻居啊。”

“这小子现在尾巴翘得跟旗杆似的，搂都搂不住。不过他也没有良心丧尽，刚才还说今天晚上请我们几个吃饭。”袁老板说。

朱威一拍胸口：“晚上我请客，胡同口李家大锅，我们甩开腮帮子吃大碗卤煮，敞开心窝子谈理想抱负。”

“这么大的气势，我以为是去北京饭店呢。”莫伯柳啜下最后一口咖啡。



进入博阳公司一周之后，朱威才知道面试自己的那位姑娘竟然是这家公关公司的老总，她叫邢云涛。

有了前两份工作的经历，朱威在与人交往沟通方面进步了很多，加上他性格开朗随和，很快与公司里的人融入在了一起。朱威的相貌有很大的欺骗性，凛然正气的脸上配着一副厚厚的嘴唇，给人的感觉是老实持重且不善言谈。来公司上班第二天的午餐时间，女职员安妮把装满饭菜的快餐盘放在餐桌上转身去取汤，客户部主管王小波便将安妮餐盘里的一个茶鸡蛋拿来吃掉了，安妮端着汤回来后发现鸡蛋没了就嚷嚷：“好啊！王小波你抢我鸡蛋。”

王小波笑着说：“多大点儿事，哥哥吃你个鸡蛋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朱威一本正经地说：“抢鸡蛋可不是什么小事，我们村里有位大嫂积攒了

一个月的鸡蛋没舍得吃，有一天逢镇上赶集，就拎着一篮子鸡蛋去卖。走到半路上，突然从高粱地里蹿出一个男人将大嫂拖入了高粱地里，大嫂奋力反抗，结果还是让男人得手了。男人离去后，大嫂爬起来看见一篮子鸡蛋完好无损就笑了，她一边用裤腰带抽打身上的尘土，一边说：“多大点事儿，我还以为抢鸡蛋呢！”

安妮听完了，笑得趴在餐桌上直不起腰来，王小波就将一口嚼得细细的鸡蛋全部喷在安妮刚做过的新发型上。

邢云涛从来不去写字楼的工作餐厅就餐，她要么和朋友一起到外面吃饭，要么一个人去写字楼里的西餐厅用餐，朱威对她这种“慎独”做派很不以为然。

由于朱威脑子灵活、办事缜密，进入博阳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升任了策划部的主管。在接下来与一家国际公司的合作中，朱威亲自设计的营销方案得到了国际公司首肯，方案的实施过程也非常顺利，最终效果甚至超出了客户的预期。之后，这家国际公司便与博阳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三年的合作合同，朱威也由部门主管晋升为公司的策划总监。

这期间，朱威从公司的老员工那里得知，博阳公司是邢云涛自己开的，她在美国做进出口生意的哥哥为她投入一百五十万元作启动资金。还听说邢云涛的父亲是某家国有上市大公司的总裁，母亲则是某部委的一位副局级干部，家庭背景极其显赫。

邢云涛做事情有点古板守旧，对下属的约束很多，例如女职员在办公室里不能穿超短裙、吊带上衣和没有后带的凉鞋。男职员则不能使用香水，不能留过肩长发，所有职员不得在办公区内嬉笑打闹……朱威曾多次向邢云涛反映过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希望她对属下多一些人性化关爱，邢云涛对朱威的建议不否定也不肯定，只是过后依旧我行我素。

朱威进公司一年多了，从未看到过邢云涛和职员们开过一个玩笑。在平时，她不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的气氛也会很融洽，彼此开个玩笑讲个笑话的事情也有，但只要邢云涛一回来，立刻就如同一阵寒流扫过办公区，大家的脸马上就会挂上一层寒霜。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朱威在邢云涛的办公室里汇报一个最近开发的客户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邢云涛突然问朱威：“你老家真的是陕西农村吗？”

朱威说：“是啊！我的简历填写得很明白，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窑洞里，我是我家族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怎么了，邢总？”

“嗯，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增加人性化管理嘛。”邢云涛笑了笑说。

邢云涛脸上的笑容没有停留多长时间，马上恢复了她原有的冰霜色：“今晚凯宾斯基酒店有个聚会，到会的很多人是我们公司的客户和我的朋友，你换一身像样一点的西装，晚上我们一起参加。”

“好的！”朱威觉得邢云涛今天有点异常，口气比以往略显和气。

下午，邢云涛早早就离开了公司，临走时她让朱威也早点回去准备一下，宴会定在晚上七点，地点是凯宾斯基酒店二楼的宴会厅，还特意叮嘱他别迟到。

晚上七点，朱威准时赶到了凯宾斯基酒店，门口停放的一辆崭新的红色法拉利跑车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忍不住上前抚摸了一阵跑车的后尾灯。酒店的门童走过来，礼貌地制止了朱威贪婪的抚摸。他曾做梦梦见过自己开着新买的白色捷达车回陕西老家，拉着父母和四叔在家乡的黄土路上飞驰而过，车后滚滚黄尘扬起有几十米高……

朱威来到二楼的宴会厅，里面已经聚集了不少衣着光鲜的人们，而且大家好像都是一对一对的，样子很亲密。他在门口站立了片刻，便看见一身黑色晚礼服的邢云涛朝自己这边走来，朱威马上迎上前去：“邢总，这是谁组织的晚会，规模不小啊！”

邢云涛说：“在这里别叫我邢总，就叫我云涛吧，晚会是我组织的，今天是我的生日。今晚你跟我在一起，我多给你介绍一些朋友认识，也便于你以后拓展工作。”

“啊？邢总，你怎么不早说啊？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邢云涛嫣然一笑说：“我说了不要叫我邢总。”

这一刻的邢云涛，一袭黑色的露背晚装，刚刚烫过的长发自然地垂在胸前，面部淡淡的粉妆多少遮掩了部分突出的颧骨，一张并不好看的宽脸上竟然有了几分妩媚。朱威一时间脑子里有了很多纷乱的想法，他没有时间来梳理它们，只能随口应道：“好吧……云、云涛。”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扎着黑领结的央视娱乐频道的一位主持人的开场白让宴会厅立刻安静下来。“非常感谢诸位高朋能够光临邢云涛小姐的生日晚会！邢云涛小姐的父亲、邢董事长现在正在德国考察，他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女儿的生日晚会，但他刚刚打来越洋电话，祝贺女儿的生日，说女儿是自己最大的骄傲……”

主持人停顿了一下，等待如期的掌声。

“邢云涛小姐的哥哥邢云伟先生，因为美国的公司重组在即，也未能回国

参加妹妹的生日晚会，但他嘱托国内的朋友为妹妹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那就是刚才停放在酒店门口的红色法拉利跑车……”众人纷纷向邢云涛和朱威侧目，微笑中也投过来羡慕的眼神。中国人对物质馈赠的兴趣总是超过精神上的给予，即便父亲的电话是从火星上打来的，因此，大家给哥哥的法拉利的热烈掌声超过了给父亲的祝福的掌声。

一对三十多岁的男女牵着手走了过来，顺手递过来一个精美的首饰盒，男的说：“云涛，生日快乐！”

女的则盯着朱威，用很温柔的声音问邢云涛：“这是你男朋友吗？真的好帅啊！”

邢云涛依旧是一副不肯定也不否定的表情，给朱威介绍说：“这位是我哥哥的好朋友查理张，海归派，现在在中关村做了一家自己的软件公司，这位是他的太太林静茹。”

四个年轻人正聊着，邢云涛的母亲搀着一位六十多岁、领导派头十足的男人走了过来：“云涛，快过来见见你孙叔叔。”

邢云涛知道孙叔叔过去是父亲的老上司，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了，但是还挂着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邢孙两家多年来一直交往甚密。

“孙叔叔您也来了！谢谢您老大驾光临！”邢云涛此刻甜美的嗓音，与她的长相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孙叔叔说话很和气：“是不是嫌我老了，不该参加你们年轻人的聚会啊？呵呵！”

“哪里呀？您老的气色多好啊！比我们年轻人都好！”从小见过大世面的邢云涛说话很得体。

大家闲谈间，邢云涛的母亲多次上下打量着朱威，因为邢云涛没有主动介绍，她自然也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贸然询问女儿。接下来是自助晚宴的时间，大家品尝着正宗的西餐牛排和今年新上市的法国葡萄酒，谈兴甚浓。

朱威对邢云涛今晚的表现大感诧异，她竟然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把自己俨然扮成了她男朋友的角色，这让他自尊心上感觉受到了伤害。在别人误以为自己是她男朋友的时候，邢云涛甚至没有给过朱威一个征询或者暗示之类的眼神，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朋友们的祝福。朱威现在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一方面感觉到愤怒，觉得自己虽然是邢云涛公司的职员，但并不代表邢云涛可以任意安排自己生活中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压抑这种愤怒，很乖巧地跟在邢云涛身旁与来宾寒暄问候，似乎非常享受这一角色带来的虚荣。

自邢云涛的生日宴会之后，朱威和她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在公司里，他不再称呼她邢总，而是很自然地当着职员的面叫她“云涛”，邢云涛也默许了朱威在公司里对自己称呼的改变。但在业务方面，朱威却没有丝毫懈怠，由于他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的专业就是英语，所以在与一些国际公司的合作中，他能够与对方进行直接沟通，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进程。很多项目谈判中，如果邢云涛不在场，他就凭借着自己的判断拍板定方案。事后，朱威在向邢云涛汇报工作时，由于他处理问题有较强的前瞻性，邢云涛很多时候也认可了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朱威在公司的威信迅速上升。

生日晚宴之后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朱威便由公司的策划总监升任为公司副总，邢云涛把自己的广本轿车也配发给了他作办公用车，朱威开始全面负责博阳公司的日常事务。

邢云涛似乎也乐得享受闲暇时光，她每天开着哥哥送她的红色法拉利跑车来去如风，经常到办公室转一圈后就走人，不是去健身房练瑜伽就是去美容院泡一下午。有时候，她也约朱威出来吃顿饭，或者带着朱威参加一些朋友们搞的聚会。朱威已经习惯了和邢云涛出双入对，博阳公司的职员和邢云涛的朋友们，没有人怀疑他们俩是在恋爱。但是到目前为止，朱威和邢云涛却从没有过亲热举动，甚至都没有牵过手。邢云涛要保持她大家闺秀的矜持，而朱威则根本就没有与邢云涛亲热的冲动。

在博阳公司里，朱威的人缘绝对好过邢云涛。自朱威“接管”公司以来，很好地推行了他的人性化管理。考虑到北京的交通状况，早晨上班迟到三十分钟以内的，朱威指示人事部门只做记录备案而不做迟到处理。公司每个月都会为在本月过生日的员工安排去“钱柜”唱歌的节目，即使遇到工作繁忙的时候，朱威也会细心地给正在加班的职员送上一个生日蛋糕。逢年过节，不管多少，红包肯定是少不了的。朱威还带领大家一起去参加拓展培训，既让大家轻松两天，也增加了公司的团队凝聚力。博阳公司在朱威的带领下，不管是人气还是业绩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增长。当然，朱威也有自己谨慎的一面：凡是公司的一些决策性调整，或者比较大的合作项目，他都会恭敬有加地向邢云涛汇报，让她进行抉择。

身边有一个头脑灵活、举止得体的帅哥整日里鞍前马后地请示汇报，邢云涛的虚荣心也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有些时候，邢云涛内心也有些不落忍，觉得一个男人不应该表现得过于谦卑，尤其是像朱威这样的男人。朱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邢云涛心里也说不清楚。在一次共进午餐时，她对朱威说：“除战略性或方向性的调整改变之外，以后公司里面的事情你就看着办